雕菰集

雕菰集卷九

江都焦循著

性善解一

性善之說儒者每以精深言之非也性無他食色而已飲食男女人與物同之當其先民知有母不知有父則男女無別也茹毛飲血不知火化則飲食無節也有聖人出示之以嫁娶之禮而民知有人倫矣示之以耕耨之法而民知自食其力矣以此示禽獸禽獸不知也禽獸不知則禽獸之性不能善人知之則人之性善矣以飲食男女言性而人性善不待煩言自解也禽獸之性

不能善亦不能惡人之性可引而善亦可引而惡惟其可引故性善也牛之性可以敵虎而不可使之咥人所知所能不可移也惟人能移則可以爲善矣是故惟習相遠乃知其性相近若禽獸則習不能相遠也

性善解二

聖人何以知人性之皆善以己之性推之也己之性既能覺於善則人之性亦能覺於善第無有開之者耳使己之性不善則不能覺已能覺則己之性善已與人同此性則人之性亦善故知人性之善也人之性不能自覺必待先覺者覺之是故非性無以施其敎非敎無以

性善解三

性何以善能知故善同此男女飲食嫁娶以爲夫婦人知之鳥獸不知之耕鑿以濟飢渴人知之鳥獸不知之鳥獸既不能自知人又不能使之知此鳥獸之性所以不善人縱淫昏無恥而己之妻不可爲人之妻固必知之也人縱貪饕殘暴而人之食不可爲己之食固必知之也是性善也故孔子論性以不移者屬之上知下愚愚則仍有知鳥獸直無知非徒愚而已矣世有伏羲不能使鳥獸知有夫婦之別雖有神農燧人不能使鳥獸

知有耕稼火化之利人之不善者不能孝其父亦必知子之當孝乎己不能敬其長亦必知卑賤之當敬乎己知子之當孝乎己知卑賤之當敬乎己則知孝弟矣鳥獸不知孝其父亦不知子之當孝乎己不知敬其長亦不知卑賤之當敬乎己文學技藝才巧勇力有一人能之不能人人能之惟男女飲食則人人同此心故論性善徒恃高妙之說則不可定第於男女飲食驗之性善乃無疑耳

性善解四

性善之可驗者有三乍見孺子入井必有怵惕惻隱之

心一也臨之以鬼神振之以雷霆未有不悔而禱者二也利害之際爭訟喧闐無不自引於禮義無不自飾以忠孝友悌三也善之言靈也性善猶言性靈惟靈則能通通則變能變故習相遠

性善解五

孟子曰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此於口味指出性字可知性卽在飲食曰其性與人殊可知人性不同於鳥獸同一飲食而人能耆味鳥獸不知耆味推之同

一男女人能好色鳥獸不知好色惟人心最靈乃知耆味好色知耆味好色卽能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故禮義之悅心猶芻豢之悅口悅心悅口皆性之善淮南泰族訓云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昏之禮民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鐘鼓筦弦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絰哭踊之節先王之制法因民之所好而爲之節文者也皆人之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修務訓云陰陽之所生血氣之精喜而合怒而鬬見利而就辟害而去其情一也然爪牙雖利筋骨雖强不免制於

人者知不能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此蓋孔門七十子之遺言故善言性者孟子之後惟淮南子

知命解上

子夏述孔子之言曰死生有命孟子曰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二說以相反實相通也凡死生窮達屬於天者爲命不屬於天者則非命故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蓋之言無也無者禁戒之詞謂無使非命而死也厭於巖牆而死與桎梏而死皆爲非命故曰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死生有命正謂不可死於非命顏子三十二而終此受於天之命也不可强者也雖大賢如顏子

不能改夭爲壽所謂夭壽不貳修身以俟是也若爲牆所厭則是不自愼而自折其軀體非命也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邪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見呂氏春秋勸學篇）死於畏猶死於厭（見檀弓）顏曾不敢死於畏卽孟子不立巖牆之下之意也已可轉移趨辟者也若顏子三十二而終則不可轉移趨辟者也不可轉移趨辟者命也是故命宜死而營謀以得生命宜窮而營謀以得達非知命也命可以不死而自致於死命可以不窮而自致於窮亦非知命也畢一

槩而皆委之於命是爲不知命

知命解下

聖人在尊位君天下則可造天下之命君一國則可造一國之命故自王侯以至令長皆有以司人之命孔子不能得位則道不行而天下之命不能造故云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孟子以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與口鼻耳目四體同指爲命天下之飢命在稷天下之溺命在禹此口鼻耳目之命也逸居無教則近禽獸勞來匡直命在司徒此仁義禮智天道之命也百姓之飢

冀圖於命君子造命使之不飢不寒皆有以遂其生百姓之愚不肖圖於命君子造命使之不愚不不肖皆有以育其德於是天下之命自聖人而造惟聖人不得位則不特民之生無以遂卽己之生亦待人而後遂故味色聲臭安佚聽之於命不苟得不妄求不以爲性也是知命也聖人不得位民之德無以育而己之德則不必待人而後育故庸行之謹庸言之信率之於性而不聽之於命也是知命也聖人以己之命聽諸天以天下之命任諸己故栖栖皇皇不肯與沮溺荷蕢同其辟世聖人於天道不謂命也孔子五十而知天命知卽知此命

也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君子者長人者也能造命則仁矣故曰體仁足以長人視百姓之飢寒不能拯之衽席視百姓之愚不肖不能開其習俗付之無可如何是不知命不知命故無以爲君子易傳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樂天者保天下保天下則溺由己溺飢由己飢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矣如是爲樂天即如是爲知命第以守窮任運爲知命非孔子之所云知命也

格物解一

格物者何絜矩也格之言來也物者對乎己之稱也易傳云遂知來物物何以來以知來也來何以知神也何

爲神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何爲通反乎己以求之也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足以格人之所惡己欲立而立
人己欲達而達人則足以格人之所好爲民父母不過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用之於家則家齊用之
於國則國治用之於天下則天下平物格則知所好惡
誠意者誠此好惡也故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好而知
其惡惡而知其美能格物以致知也人莫知其子之惡
莫知其苗之碩不能格物以致知也故格物者絜矩也
絜矩者恕也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不能格物則所藏乎身不恕矣

下國家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雖其不齊則不得以己之性情例諸天下之性情卽不得執己之所習所學所知所能例諸天下之所習所學所知所能故有聖人所不知而人知之聖人所不能而人能之知己有所欲人亦各有所欲己有所能人亦各有所能聖人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因材而教育之因能而器使之而天下之人共包函於化育之中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是故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保邦之本也己所不知人覺舍諸舉賢之要也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力學之基也克己則無我無我則有容天下之量有容天下之

量以善濟善而天下之善擧以善化惡而天下之惡亦
隱貫者通也所爲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也惟事事
欲出乎己則嫉忌之心生嫉忌之心生則不與人同而
與人異不與人同而與人異孰一也非一以貫之也易
傳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何
思何慮言何爲乎思何爲乎慮也以途既殊則慮不可
不百慮百則不執一也何晏引此解一以貫之而倒其
文以爲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韋申之曰知其元則衆
善擧矣韓伯康注易曰少則得多則惑塗雖殊其歸則
同慮雖百其致不二苟識其要不在博求一以貫之不

慮而盡矣莊子引記曰通其一而萬事畢此何晏韓康所出也夫通於一而萬事畢是執一也非一以貫之也貫則不執矣執則不貫矣執一則其道窮矣一以貫之則能通天下之志矣同人于野利君子貞一以貫之之謂也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執一之謂也以執爲貫是以烏喙爲嘉蔬認鵂鶹爲鸞鷟焉矣已孔子又謂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吾一以貫之聖人惡夫不知而作者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次者次乎一以貫之者也多學而後多聞多見多聞多見則不至守一先生之言執

一而不博然多仍在己未嘗通於人未通於人僅爲知之次而不可爲大知必如舜之舍己從人而知乃大不多學則蔽於一曲雖兼陳萬物而縣衡無其具乃博學則不能皆精吾學焉而人精焉舍己以從人於是集千萬人之知以成吾一人之知此一以貫之所以視多學而識者爲大也孔子非不多學而識多學而識不足以盡若曰我非多學而識者也是一以貫之者也多學而識成己也一以貫之成己以及物也僅多學而未一貫得其半未得其全故非之自何晏韓康蔽於莊老誤以何思何慮爲不思不慮而一貫之義遂戾謬不可以訓

非思慮不能貫但多學而識不能一以貫之者正由不思不慮也多識於己而又思以通之於人此忠恕也此一貫之學也

攻乎異端解上

論語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談者以指楊墨佛老於是爲程朱之學者指陸氏爲異端而王陽明之徒又指程朱爲異端此二字遂不啻洪水猛獸亂臣賊子正不必然攻猶摩也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靡即摩摩即攻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者異也攻者磋切磨錯之也已者止也各持一理此以爲異己也而擊之彼亦以爲異己也

而擊之未有不成其害者豈孔子之教也異端猶云兩端攻而摩之以用其中而已漢賢良策問云或曰良玉不琢又云非文無以輔德二端異焉然則異端之云第謂說之不同耳故諸葛長民貽劉敬宣書云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則凡異己者通稱爲異端至晉世猶然也韓詩外傳云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此卽發明論語之義葢異端者各爲一端彼此互異惟執持不能通則悖悖則害矣有以攻治之所謂序異端也斯害也已謂使不相悖也彼此磋切磨錯使紊亂害於道者悉順而和焉故爲序序者時也一人冬夏俱裘悖矣一

人冬夏俱葛悖矣一人冬夏不裘不葛而俱以袷亦悖矣所以悖者失其序也互相攻錯令裘屬之冬葛屬之夏袷屬之春秋則皆不失其序而害止矣大學斷斷兮無他技鄭注云他技異端之技也經文自發明云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有容而若己有則善與人同故能保子孫黎民而爲利媢疾不通則執己之一端不能容人故不能保子孫黎民而至於殆殆即害也害止則利也有兩端則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則有以摩之而不異相觀而善之謂摩人異於己亦必己異於人

互有是非則相觀而各歸於善是以我之善觀彼以摩
彼之不善亦以彼之善觀我以摩我之不善也故任昉
撰王儉集序云攻乎異端歸之正義義者宜也歸之於
宜何異之有漢范升以費氏易左氏春秋爲異端而排
之陳欽稱左氏孤學少與遂爲異家之所覆冒此又以
序左氏爲異家異家卽異端惟賈逵通五經之說奏曰
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
施孟復立梁邱尚書有歐陽復立大小夏侯三傳之異
亦猶是也荀子曰聖人兼陳萬物而中縣衡焉中縣衡
則有以序之此損益所以隨時也袁紹客多豪俊並有

才說見鄭康成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康成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蓋以儒者執一不能通故各爲一端以難之康成本通儒不執一故依方辯對謂於衆異之中衷之以道也如賈鄭之學可謂能攻乎異端矣易曰乘其墉弗克句攻吉傳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以困而反則釋攻字有未善則困反己而歸於法卽攻也斯害也已故攻吉也

攻乎異端解下

然則孟子距楊墨非乎孟子於楊墨辭而闢之楊子爲

我執於爲我也墨子兼愛執於兼愛也執一卽爲異端孟子恐其不明也而舉一執中之子莫然則凡執一者皆能賊道不必楊墨也楊子惟知爲我而不知兼愛墨子惟知兼愛而不知爲我子莫但知執中而不知有當爲我當兼愛之事楊則冬夏皆葛也墨則冬夏皆裘也子莫則冬夏皆袷也趣時者裘葛袷皆藏之於篋各依時而用之卽聖人一貫之道也使楊思兼愛之說不可廢墨思爲我之說不可廢則恕矣則不執一矣聖人之道貫乎爲我兼愛執中者也善與人同同則不異矣曾子居武城寇至則去寇退則反顏子居陋巷不改其樂

而不同於楊子之爲我者不執一也禹治水勞身焦思過門不入而不同於墨子之兼愛者不執一也故曰禹稷顏回同道又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惟易地皆然則不執一然則孟子之距楊也距其執於爲我也其距墨也距其執於兼愛也距其執欲其不執也執則爲楊墨不執則爲禹稷顏曾孟子學禹稷顏曾者也則亦以楊墨子莫之道攻而摩之以合於權而已矣記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太史公曰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解

古者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士大夫荀子王制篇 卿士大夫君子也庶人小人也貴賤以禮義分故君子小人以貴賤言即以能禮義不能禮義言能禮義故喻於義不能禮義故喻於利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君子喻於義也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小人喻於利也惟小人喻於利則治小人者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故易以君子孚於小人爲利君子能孚於小人而後小人乃化於君子此敎必本於富驅而之善必先使仰足事父母俯足畜妻子儒者知義利

之辨而舍利不言可以守己而不可以治天下天下不能皆爲君子則舍利不可以治天下之小人小人利而後可義君子以利天下爲義是故利在己雖義亦利也利在天下卽利卽義也孔子言此正欲君子之治小人者知小人喻於利

殺身成仁解

孔子謂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解者引比干之諫夷齊之餓固矣然殺身不必盡刀鋸鼎鑊也舜勤衆事而野死冥勤其官而水死爲民禦大災捍大患所謂仁也以死勤事卽是殺身成仁苟自愛其身

則禹不胼胝顏色不黧黑竅氣不塞足不偏枯而水不平民生不遂田賦不能成卽是不能成仁則爲求生以害仁也管仲不死而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是成仁不必殺身夫聖賢之死不死審乎仁不仁非謂仁必死也非謂死則仁也

使無訟解

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大學引之而申言云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鄭康成解情爲實謂使誠其意不敢訟此說也吾疑焉虛誕無實之辭不敢訟然則不虛誕則敢訟矣何得爲無訟且

使民畏懼之不敢訟亦非眞無訟也又何以爲知本夫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知修身則知本矣然而修身在正心誠意致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者旁通情也情與情相通則自不爭所以使無訟者在此而已聽訟者以法法愈密而爭愈起理愈明而訟愈煩吾猶人也謂理不足恃也法不足恃也旁通以情此格物之要也修身爲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格物爲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本故兩言此謂知本忿懥恐懼好樂憂患情也不得其正者不能格物也不能通情也能格物則能近

取譬矣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亦情也而譬焉則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矣而物格矣所藏乎身既恕則身修因而喻諸人則絜矩之道行於天下天下之人皆能絜矩皆能恕尚何訟之有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則不能恕不能絜矩是謂拂人之性性拂而情不通物不格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在家無怨在邦無怨無怨則不爭不爭則無訟情通於家則家齊情通於國則國治情通於天下則天下歸仁而天下平大學特指出情字性字以爲格物之目而於絜矩之道暢言之易傳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又曰利貞者性情也保

合太和則無訟而歸其本於性情夫人皆相見以情而已獨無情志乃畏矣民自畏其無情則天下皆情矣天下皆情自不得獨以無情之辭盡不得也非不敢也孔子使無訟之言余見引之者五賈誼之疏大戴禮察篇所錄也文學對大夫之論（鹽鐵論對以斥杜周王溫舒之用刑法）史記酷吏傳序所祖也賈誼謂慶賞刑罰無私如天地惟禮能絕惡於未萌王符潛夫論云上聖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引必使無訟之文而解之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務厚其情而明則務義民親愛則無相害傷之心動思義則無姦邪之心厚其情而明恕也恕則克己克己則

復禮克己復禮則天下歸仁民志畏則有恥有恥且格格卽格物也上格物以化其下天下之人亦皆格焉格則各以情通而無訟而天下平

讀易韋編三絕解

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門人問曰孔子天縱之聖何至於易而不能解韋編至於三絕是困而知之矣吾子學易有年請解其義余解之曰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非不能解也正是解得其參伍錯綜之故讀至此卦此爻知其與彼卦彼爻相比例引申遂檢彼以審之由此及彼又由彼及彼千脈萬絡一氣貫通前後

互推端委迭見所以韋編至於三絕卽此韋編三絕一語可悟易辭之參伍錯綜孔子讀易如此後人學易無不當如此非如此不足以知易也若云一見不解讀至千百度至於韋編三絕乃解失之矣

雕菰集卷九終

雕菰集卷十

江都焦循著

說聚

易傳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此聖人治世之大法也上古之世人道未定不特人與人相雜亦且人與禽獸相雜人以禽獸爲食禽獸亦以人爲食男女無别人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無長幼之序無尊卑貴賤之等人之行同於禽獸伏羲氏思有以聚之而先定人道使男女有别各嫁娶以爲夫婦乃有家有夫婦而後有父子乃有類類者父子相繼續也由一本而九族各以其類聚互

相爲婚姻於是由一族以及千百族人乃與人聚而不爲禽獸所害聚則爭因立君長以統治之乃有國國之所聚與家之所聚相經緯焉父子有親而親親有殺君臣有義而尊賢有等有等殺而羣乃分有所分而聚乃可治五穀之雜於草木也猶人之雜於禽獸也神農氏辨而聚之不特穀與穀聚而穀之中爲麥爲粱爲黍爲稷爲稻爲麻爲菽亦各以類而聚推之於果於蔬無不使以類聚其百穀果蔬之外又辨其性之所宜或用爲藥以治疾或用爲器以利用於禽獸之中辨其爲六畜雞豚狗彘可以養老服牛乘馬可以致遠亦各蕃其種

而聚焉伏羲氏盡人之性神農氏盡物之性治世之法
兩聖人盡之儒者稱三皇或配以燧人或配以女媧余
謂伏羲神農兩聖人未有能配之者也

說方上

天之道圓惟圓乃直後人以同流合汙為圓非圓也地
之道方惟方乃通後人以絕物忤世為方非方也圓則
自彊而無所依倚同流合汙則依倚不能自彊方則推
廣而無所崖岸絕物忤世則崖岸不能推廣方之言旁
也天旁通於地故地之德方處乎中東西南北在其四
旁則為四方幷四隅言之則為八方極而言之則為萬

方方非以隅角名之也自彊不息則得乎道之圓厚德載物則得乎道之方厚以載物則能旁通自彊成己也載物及物也物在己旁而推而通之德施普矣普即方也故絕物忤世者反乎方者也陽湖孫觀察惡道之不方也作釋方乃未悉乎方之道也因爲之說

說方下

形之有隅角者稱方何也隅猶言遇角猶言較有兩則遇亦有兩乃較物折則一爲二故折而有隅角者爲方方者併也有兩乃可言併也天一也地配於天則二也故方屬地如母配於考則稱妣妣者比也比亦方也故

姚屬母若以四旁言之詩云東方之日兮固指天而言是天亦可稱方天固無稜也地道方而形則圓夫何惑焉

說隅

說文隅从𨸏禺聲陬也文選魏都賦劉逵注聚居爲陬陬之爲聚猶諏之爲聚凡物由分而合爲聚兩線相引其合處或角以其聚則爲陬以其遇則爲隅遇者會也會者合也廣雅陬隅同訓隈說文隈水曲隩也釋名曲局也爾雅釋言局分也有兩則分亦有兩乃聚偶陬隈皆以兩得名廉从兼得聲兼幷也故隅亦名廉廉稜也

廣雅釋詁稜威也後漢班彪傳注威畏也考工記㮛當弓之畏畏讀如秦師入隈之隈是隈卽畏也畏也者必撓撓曲也故隈爲曲凡心一則直貳則曲兩而合則愛兩而分則畏畏愛異而同故假从畏而訓愛記曰畏而愛之則兼其義也愛通僾而義爲隱隱之義又通於曲愛者仁也於是仁爲惻隱而隱曲之隱與畏愛之愛遂相轉注可通而通矣列子湯問篇乃命禺彊張湛注禺與隅同管子侈靡篇是爲十禺注云禺猶區也論語區以別矣別亦分也淮南氾論訓此見隅曲之一指注云隅曲室中之區隅荀子榮辱篇安知廉恥隅積注云隅一隅謂其分

也隅以分爲義故云區隅區之於歐猶隅之於偶偶爲兩知隅亦爲兩史記封禪書之末禺卽孟嘗君傳之末偶故大雅維德之隅劉熊碑作維德之偶隅卽偶也隅與愚同聲愚鈍也以義推之凡兩線相交其正者爲方其銳者爲角其鈍者爲隅

說權一

法不能無弊有權則法無弊權也者變而通之之謂也法無良當其時則良當極寒而濟之以春當極暑則和之以秋此天道之權也故爲政者以寬濟猛以猛濟寬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所損所益合乎道之權易之道

在於趨時趨時則可與權矣若立法者必豫求一無弊者而執之以爲不偏不過而不知其爲子莫之執中夫楊子之爲我墨子之兼愛當其時則無弊邇言不能皆善舜用之而當則惡隱而善揚中即在兩端執而用之於民舜之權也治寒而用烏附治熱而用硝黃無弊也用而當則烏附硝黃之惡隱矣苟惡其毒苦而擇不寒不熱和平無害之味投之鮮不誤矣故以權用法猶因病用藥以將來之有弊而致廢見在宜行之法不知權者也以前此之有弊而致廢見在宜行之法亦不知權者也

說權二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孔子用之乃不從後進之君子而從先進之野人或曰後進者不得爲君子也稱之爲君子詭詞也不知此聖人示人以權也野人質勝文君子文質彬彬矣當孔子時文勝質之時也從先進則以質勝文與文勝質相和乃可以至彬彬之君子譬如湯至沸以寒水和之乃得其平故聖人之教人也兼人則退之退則進之王者之化俗也國奢示之以儉國儉示之以禮可與權治天下如運諸掌

說權二

春秋公羊傳曰權者何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論語可與立未可與權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注云賦此詩者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說者疑於經不可反夫經者法也法久不變則弊生故反其法以通之不變則不善故反而後有善不變則道不順故反而後至於大順如反寒爲暑反暑爲寒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四時乃爲順行恆寒恆燠則爲咎徵禮減而不進則消樂盈而不反則放禮有報而樂有反此反經所以爲權也孟子論鄉原云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一鄉皆稱原人衆皆悅之自以爲是是共相習爲

同流合汙於忠信廉潔似是而非矣孔子反之以爲德之賊衆悅以爲善而不知變孔子以爲賊而思狂士狂士與鄉原相反者也故爲反經反經而經乃正經正而衆乃知似是而非者之非堯舜之道也衆以同流合汙爲經則經不正反之而以堯舜之道爲經則經正矣衆與於堯舜之道而同流合汙之邪慝乃退此反經卽公羊傳之反經公羊家之言蓋有所授也學者重視經駭於反經之言是不知權之爲權亦不知經之爲經

說權四

經者何常也常者何久也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未

有不變通而能久者也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
易知則有親有親則可久易即變通也常本衣裳之裳
其訓久者通於長長从兀从匕匕即化說文言久則變
化非變化不可以久亦未有久而不變化者也常亦庸
也說文庸用也从用从庚庚更事也更猶變也子思子
作中庸直以庸字名書一則云君子之中庸君子而時
中以時字解庸字非變通不可以趣時也一則云執其
兩端用其中於民以用字解庸字非變通不可以利用
也又以天下之達道爲和而以中和明中庸達即通也
於是暢言之云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

則不得娶也不告而娶舜行之矣娶妻固有不必待親迎者孟子舉紾兄之臂與踰牆摟處子而顯示之曰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權之義分之析之明且盡矣親迎禮也必親迎則不得妻失男女之時絕祖宗之祀雖不親迎可也摟其處子則强暴淫亂之夫王者所誅君子所不齒寧無妻不爲也孔子章甫逢掖其常也微服反常也必儒衣儒冠以攖桓魋之怒是輕生也子羔處難而不由竇則孔子以爲愚爲不知權也曾子易簀未安而終易簀固死不易簀亦死不敢久於安也

微服則不死不微服則死不敢苟於死也皆權也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王小則霸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枉尺一鉤金也直尋一輿羽也以不親迎而得妻推之故曰宜若可爲不知不親迎反乎經而不枉乎道經可反也道不可枉也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故曰君子欲仕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爲鑽穴踰牆之類非徒不親迎之類也虞翻說易漸卦云三動失位三已得位又變受上權也欲正人之不正先自居於不正而後受上之易焉此正陳代枉尺直尋之說何得爲權

說權七

史記漢書不爲紀信立傳附見項羽高帝本紀亦寥寥非特筆檢之殊不快及閱董子春秋繁露乃知其故當時重公羊學公羊家以逢丑父爲欺三軍當斬董子凡三言之一以爲不如祭仲之知權竹林第三一以爲不如轅濤塗之不宜執精華第五一以比楚子虜之殺蔡世子觀德第三十三謂獲虜逃遁者君子所甚賤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爲不知權而簡之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雖能成之春秋不愛欺三軍爲大罪於晉其免頃公爲辱宗廟於齊由法論之則丑父欺而不中

權忠而不中義漢之紀信即齊之丑父也當時之論丑父如此則不滿於紀信可知方以紀信爲邪道司馬氏與董子同時其習聞之矣此紀信所以闕之不立傳也按公羊傳欺三軍之言出自晉晉之斮之也固宜亦未嘗有譏丑父爲邪道爲不知權董子據晉人之言以爲丑父欺三軍則是以司寇據讎敵之片言以入被誣者之罪若謂丑父是時宜與頃公同死社稷見竹林尤爲迂論頃公歸而賓媚人成盟晉師退矣頃公發憤有爲齊且大振晉侯且高其義畀其祿使諸侯復歸其侵地若與丑父同死靡笄之下晉率魯衛之軍直入徐關國已

無主其屛更不可測頃公之遁無異孔子之微服過宋孔子微服不爲辱頃公何辱之有紀信之於沛公所係尤大當時無信誑楚高帝安危正不可知漢且由是滅矣謂漢四百年天下紀信實與之可也余謂逄丑父紀信千古之大忠非身死於國亡事敗之後無補於君父者可較也君子知權莫過於是董仲舒以爲不如祭仲失之甚矣況左氏述丑父之言晉人實免之晉人固許其忠誑有忠於事君而爲枉爲邪道者乎公羊氏以祭仲爲知權姑置勿論董子斥丑父不知權董子固未知權也夫

說權八

董子之言曰陽爲德陰爲刑刑反德而順於德亦權之類也天以陰爲權以陽爲經經用於盛權用於末此以見天之顯經隱權前德而後刑也董子於是乎淺言權矣權反經以合道此一陰一陽之所以神權在陰陽迭用之中陰不可爲權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可以與以無與非權則傷惠古稱刑爲常刑刑法也亦經也而天討有罪五刑五用用者庸也或流或贖或赦或賊平其輕重以爲之典刑之中有權焉而刑不可爲權也劉劭人物志曰術家之流不能創制垂則而能遭變用權

權智有餘公正不足此以公正爲經創制垂則盛時之
事也遭變用權所謂權用於末也劭之說同於董子然
則董子之權術家之權非聖人之權術家之權孟子所
云機變之巧也蓋有王者之權有霸者之權有君子之
權有小人之權王者以權平天下霸者以權富其國君
子以權修身小人以權詐人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明
之使民宜之王者之權也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
摇辭萬民可得而親霸者之權也君子之權孔子孟子
所言是也小人之權董仲舒劉劭所云是也小人之權
宜陰君子之權不可離無權則賊道矣是故荀子曰人

無動而不可不與權俱

說矜

有老儒病將死取生平著述草稿視之悉付諸火門人問曰若此儒者可謂能自護矣余曰未也此矜心乘之也人莫慮乎自以爲孔子自以爲孔子則惟覺己之言是而天下之言非惟覺己之言是而天下之言非則不復能察天下之言而其學不進其始血氣僨滿昏耆齒持既老而衰衰而病漸知己之言未能加乎天下之言而天下之言之加乎己者又不甘下之下之不甘勝之不能則不如火之嗚乎是可哀矣夫人各有其性靈各

有其才智我之所知不必勝乎人人之所知不必同乎己惟罄我之才智以發我之樞機不軌乎孔子可也存其言於天下後世以俟後之人參考而論定焉老儒自矜其言又恐人之斥之駁之也至於火其言存其言於天下後世無一人斥之駁之惟孔子一人而漢唐宋以來且有疑孔子者矣彼老儒者乃欲天下後世無疑己者也則自視且過乎孔子矣

說定上

顧亭林語潘稼堂曰人最忌以未定之書示人此言是也而不然也自以爲定誠定乎人以爲未定誠未定乎

夫以爲定亦自以爲定耳而人之視人之書也恆以爲不足定定不定果何是乎少時之作壯而視之或以爲未定壯時之作老而視之或以爲未定然究之少壯之作不必誠不定老年之見不必其遂定人之學自求其善而已矣定不定己不能知人亦不能知夫天下之言未有能定者也

說定下

井田封建聖人所制也而後世遂不可行則聖人之言且不定也故有定於一時而不能定於萬世者有定於此地而不能定於彼地者有定於一人而不能定於人

人者此聖人所以重通變之學也然而有定於一時即定於萬世者有定於此地即定於彼地者有定於一人即定於人人者何也人倫也孝弟也仁義也忠恕也聖人定之不容更有言也更有言使不定其所定則楊墨之執一也佛氏之棄人倫滅人性也已孰有所定以定聖人之言聖人所已定者遂不定不能窮其微察其僞且以義定爲定而聖人之言其不容更定者乃莫得其所定也是則惑之深而害之大矣

理說

君長之設所以平天下之爭也故先王立政之要因人

情以制禮故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天下知有禮而恥於無禮故射有禮軍有禮訟獄有禮所以消人心之忿而化萬物之戾漸之既久摩之既深君子以禮自安小人以禮自勝欲不治得乎後世不言禮而言理九流之原名家出於禮官法家出於理官齊之以刑則民無恥齊之以禮則民且格禮與刑相去遠矣惟先王恐刑罰之不中務於罪辟之中求其輕重析及豪芒無有差謬故謂之理其官即謂之理官而所以治天下則以禮不以理也禮論辭讓理辨是非知有禮者雖仇隙之地不難以揖讓處之若曰雖伸於理不可屈於禮也知有

理者雖父兄之前不難以口舌爭之若曰雖失於禮而有以伸於理也今之訟者彼告之此訴之各持一理譊譊不已爲之解者若直論其是非彼此必皆不服說以名分勸以孫順置酒相揖往往和解可知理足以啓爭而禮足以止爭也明人呂坤有語錄一書論理云天地間惟理與勢最尊理又尊之尊也廟堂之上言理則天子不得以勢相奪即相奪而理則常伸於天下萬世此眞邪說也孔子自言事君盡禮未聞持理以要君者呂氏此言亂臣賊子之萌也

文說一

學者以散行爲古文散行者質言之者也其質言之何也有所以言之者而不可以不質言之也夫學充於此而深有所得則見諸言者自然成文如江河之水隨高下曲折以爲波濤水不知也倘無所以言之者而徒質言之諄諄於字句開合呼應頓挫之間是揚行潦以爲瀾列枯骨朽荄吹噓之以爲氣勦襲雷同[illegible][illegible]可憎試思所欲質言者何在而爲是喋喋也是故學爲古文者必素蓄乎所以言之者而後質言之古文者非徒質言之者也

文說二

文有達而無深與博達之於上下四旁所以通其變人以爲專耳達之於隱微曲折所以窮其原人以爲深耳譬如泛舟於湖港汫繁多土人指而告之終茫然莫能釋及往來其間歷有年所而支分派别瞭然於胸中乃知土人所縷述者原未嘗溢於所有之外且向者土人之所述今且得而自述之也譬之達者其治疾每爲庸醫所詬病往往其應如嚮又未嘗不詫爲神奇不知第明其所以然之理而行其所當然如人本之南忽東行非奇也南有水必東乃得梁也故非深博不可爲文非深博不可論人之文

文說三

夫謂文無深與博亦即無所爲簡行千里者以千里爲至行一里者以一里爲至左氏春秋一人之筆也或一二言而止或連篇累牘千百言而不止一二言未嘗不足千百言未嘗有餘岌變戰伐下至瑣褻猥鄙之事無不備載未聞徒舉其大端而屏其細故以爲簡也而文自簡明康海作武功志不啻殘磚敗瓦而處人於荒村僻巷閒也而說者稱羨之良可怪矣

詩說

余有老柘二株枝蒲疎召善攻木者修剔之乃登柘以

繩先縛其枝而後斧之慮枝落傷栃下花藥故也小弁之詩曰伐木掎矣析薪杝矣毛傳云伐木者掎其顛析薪者隨其理箋云掎其顛者不欲妄踣也疏云畏木倒而掎之乃知詩人所詠即野人伐木之情狀而錄一掎字以寫之凡析薪以斧縱斫之受鋒處隨木理而裂多衺行是爲杝也疏以施明杝施者衺也見淮南子要略訓注余屋後土垣圮於雨召佃客築之羣運土邪許負蕢而集集而後築垣成矣以繩纒栩鞭之便堅土受鞭而斂矣緜之詩曰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毛傳云捄虆也陾陾衆也度居也登登用力也削牆鍛屢之

聲馮馮然箋云捄捊也度猶投也築牆者捊聚壤土盛之以虆而投諸版中詩人寫築牆之情事尤詳細如繪以虆盛土投之版中而築之築其上也其旁必有溢出板者則削之屢之屢爲古婁字婁者斂也斂之使堅必用鍛鍛者椎也椎而斂之即今以繩纏柳而鞭之也士喪禮牢中旁寸注云牢讀爲樓樓爲削約握之樓通婁削約即斂則削屢之屢亦可讀爲牢牢之即堅之堅之由於鍛之故曰鍛屢鍛屢猶鍛鍊也削用鍤屢用鞭二字尤鍊甚說詩者以晚唐姚合賈島爲尖酸瑣碎其體卑靡病在刻意雕琢偶舉此一二條以訊之

詞說一

學者多謂詞不可學以其妨詩古文尤非說經所宜余謂非也人稟陰陽之氣以生者也性情中必有柔委之氣寫之有時感發每不可遏有詞曲一途分洩之則使清勁之氣長流存於詩古文且經學須深思冥會或至抑塞沉困機不可轉詩詞足以移其情而轉豁其樞機則有益於經學不淺文武之道一張一弛古人一室潛修不廢絃歌其旨深微非得陰陽之理未云與知也惟專於是則不可耳

詞說二

詞不難於長調而難於長句詞不難於短令而難於短句短至一二字長至九字十字能長不可界斷短不致牽連乃見力之大短不牽連尙易長不界斷雖名家有難之者矣古人用長句往往同一調而句或可斷於此亦可斷於彼者皆不可斷其音以綴爲頓挫字字可頓挫而實不必斷吳夢窗自度金盞子調云新雁又無端送人江上短亭初泊此九字句余所謂綴調字字可停頓也乃或據竹山詞而讀又字爲句竹山固本諸夢窗乃據竹山以衡夢窗可乎

時文之體全視乎題題有虛實兩端實則以理爲法虛則以神爲法考核典禮敷衍藻麗皆其後也故時文家能達不易達之理能著不易傳之神乃爲大家題有截上截下以數百字而適完此一二句之神理古文無是也題有截因而有牽連鉤貫者其節離變化尤未可以苟作故極題之枯寂險阻虛仄不完而窮思渺慮如飛車於蠶叢鳥道中鬼手脫命爭於纖豪左右馳騁而無有失至於御寬平而有奧思處恆庸而生危論於諸子中有近乎莊列申韓鄒析公孫龍然諸子之說根於已時文之意根於題實於六藝九流詩賦之外別具一格

也余嘗謂學者所輕賤之技而實爲造微之學者有三曰弈曰詞曲曰時文

時文說二

季蕃問曰時文莫善於章陳兩家之文往往深僻其意然則何加而後能深僻其意也余曰深僻者形也非意也兩家之意雖初學俗手亦能之夫章陳之文之深僻者其形則然也匪獨章陳凡時文皆然庸奇清濁淺深華樸均以形別之古文以意時文以形舍意而論形則無古文舍形而講意則無時文故二者不可以相通然則時文易工乎曰惟以形工之尤難

時文說三

學究之以時文敎人也動曰理法夫時文之理法第時文之理而已矣時文之法而已矣如學詩者有詩之理法學詞者有詞之理法學書者有書之理法學纘事者有纘事之理法推之醫卜堪輿陶冶梓匠莫不各有理與法時文其一也舍理法不可以爲時文猶之舍理法卽不可以爲詩詞書畫醫卜堪輿陶冶梓匠而究之其爲時文之理法而已設以醫之理法用諸書畫吾知其不通也以陶人之理與法用諸治詩之理與法用諸時文又夫人而知其不可也則執時文之理與法遂以爲

飭聖賢修己治人齊家治國之理與法然乎哉且時文之理法盡於明大明人之於時文猶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也執成宏之樸質隆萬之機局以盡時文不異執陳子昂孟襄陽韋蘇州以盡詩執姜白石張玉田以盡詞亦學究之見而已矣

昭穆說

昭穆周制也父爲昭子爲穆七廟所祀親盡則祧無可疑也疑者以七廟親盡則毀設有兄弟嗣位者將共昭穆乎抑兄昭而弟穆乎又有以孫繼祖者將祧其二主乎抑虛其一廟乎以弟繼兄以孫繼祖則將有親盡不

毁者乎且將有親未盡而毁者乎竊謂昭穆之制即所以定父子承統之制文王之位不傳於伯邑考之子而傳於武王則無以孫繼祖之事矣周公大聖人武王不以天下未定禮樂未興舍孺子而授以天位周公攝相必復辟以歸政於成王則無以弟紹兄之事矣旣無以孫繼祖之事又無以弟紹兄之事則父常爲昭子常爲穆親盡則祧又何疑乎於是有十五生子一娶九女之制所以廣其嗣設不幸而如宋之仁宗明之武宗則以昭穆相當者繼嗣而繼統焉周公爲萬世立法而寓其意於昭穆之制論古者宜因昭穆以推見其立法之心

乃紛紛聚訟者何哉

岳神說

湖中人乙負甲穀甲愿而乙黠乙治酒飲甲曰將券來吾庚爾穀甲欣欣持券率家子弟以筐往乙受之則曰吾不負爾也衆何爲來詭與訌而訟之縣甲不勝愬諸府府亦以其無券也而曲之甲又不勝而愬諸司司曲之亦如府將愬諸撫軍家人曰無券終無直子者徒損錢耳適除夕甲衣冠過乙曰明日元旦請同詣岳廟愬諸神吾狀已具特告君君其亦具狀來明旦甲持狀至岳廟則乙已先在揖甲曰吾誠負君券故在請如券庚

君穀君勿怨神也夫竭數年之力求白於縣府司而不得一旦不煩言而得諸神說曰此聖人所以以神道設教也夫不測之謂神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聖人神而明之通其變使民不倦故曰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彼知吾之好惡而有以窺我則用我之刑賞喜怒以行其詐而民倦矣倦者無嚴憚之謂也中庸之末也言君子之所不可及惟人之所不見因引詩曰尙不愧于屋漏又引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又引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以明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人之畏天也以其無聲臭也人之畏鬼神也以其不可度也

君子先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所以神武而不殺

此舜所以無爲而治也與

雕菰集卷十終